

亞軍

虞姬

鄭靜芳

虞姬捧著托盆，手裏拿著抹布，還濕著來的，呆呆地站立在二樓的糖水舖上。下午兩點，一個客人也沒有，陽光自小閣樓的茶色玻璃窗透進來，帶著淡淡的咖啡色，湧動著一種無言的悲哀式的鬱悶。淡黃色的小木桌子，以卡座的形式個個獨立存在，像整齊排列的芒果布甸，靜默地等待寵幸。流行樂沒完沒了地播著盧巧音的〈好心分手〉：

「好心一早放開我
從頭努力也坎坷
通通不會好過
來年歲月那麼多
為繼續而繼續
沒有好處還是我
若注定有一點苦楚
不如自己親手割破
……」

音樂鼓譟地直衝她的耳膜，人的官能組織最大的缺憾就是耳膜，她心想。眼皮閉上，可以不看，嘴巴合上，可以不說，手腳停下，可以不工作，就這耳膜，毫無選擇，不得不聽，塞著耳朵麼，還是徒勞，只能，宿命式地，接受。盧巧音的歌聲依然，嗨……現代的港式愛情觀，即食麵式的，愛情。用五分鐘的時間一拍即合，再用10分鐘的時間趁熱吃完，最後用5秒鐘的時間把殘渣倒進抽水馬桶，一拉水箱，「嘩」的一聲，乾淨俐落。她的嘴角蕩起微笑……店裏的CD不多，就算是買翻版的，老闆也不捨得，所以一個循環，再一個循環，很快又到〈好心分手〉，無味的循環，就像，無味的，循例式的，床事。腳站得有點酸了，她低下頭，靜默得看著自己的腳，穿著一雙舊

涼鞋，腳指擴張式地向左右分開，腳指甲長了，今晚回到家應該修剪一下，她心想。

「阿姬，你死到哪裏去了！有客人哪！」老闆娘拉開公牛一樣的聲音，向著樓上叫喊。

一桶冷水澆下來，清醒！

「嘿，來啦！」

虞姬，揉揉站酸了的腿，拿著托盆抹布，急急向樓下趕，穿過狹窄而陡的樓梯，熟練而輕盈，像蝴蝶一樣，無聲無息——就像，她的生命的重量。

「怎麼在上面老半天？」老闆娘皺起饅頭一樣的臉，饅頭變成餃子了。

「……」

「快去，發甚麼呆！客人等著哪！」餃子又皺成小籠包，臉色更難看了。

「怎麼這麼慢！」客人是一個中年男人，半禿的頭，腹部早已六國統一，帶著一個濃妝抹艷的女人。

「先生想喝些甚麼？」

「來一杯牛奶加生雞蛋！要濃一點的，別和水！要新鮮的，新鮮的！知道嗎？」半禿的頭，油光閃亮，幻化出一片亮光，虞姬有暈眩的感覺，噁心。

「那麼小姐喝些甚麼呢？」

「有甚麼好介紹？」女人操著流利的普通話，挑起一雙鳳眼，深綠色的眼影，蠱惑而迷人。她的心下一緊，下海的女人。

「這裏的山西黑糯米糖水很好吃！」

「哦，真的？有甚麼東西在裏邊？」女人的眼睛垂下，深綠色的眼更深邃了，看著手中的菜單，玫瑰紅的指甲在光線下，折射。

「黑糯米，白糯米，椰汁，如果你喜歡，還可以加水果。」

「就要這個，加……芒果！」女人的眼睛抬起來，鳳眼亮了亮。

「還有甚麼要的吗？這裏的滷味鳳爪和微波雞翼也相當不錯哦。」虞姬的侍應生本能復活了。

「好好，都拿來！」男人抬起老鼠一樣的小眼睛，打量她。噁心，她無法抑制地感到。

「好的，很快就來！」說完，一頭鑽進廚房裏。

……

虞姬打工的這家小店，坐落在龍門的新城區，二小斜對面的路口，順數第四間，店名叫「煉記」。這間小店是龍門的第一間新式糖水鋪，就是它，把糖水文化帶入龍門。這種鋪子，在龍門的流程度，就像茶餐廳在香港的流程度。糖水鋪剛流行的時候，虞姬還在讀初中。糖水鋪，對她而言，是一種奢侈。以初中生的身分來說，消費不起。那時，覺得最幸福的事，就是放學後，踩著單車，拿著五角錢，在校門口與靜一起，一人一個梅花糕。她們老是把單車停在小推車前，美滋滋地等待老闆把剛炮制好的熱辣辣梅花糕遞到她們手中。嘿，很遙遠的事了……時間以螞蟻的速度向前跨越，回到現實……痛！虞姬把手指塞進口裏，舌尖感到淡淡的鹹腥，栗子殼刺進手指。廚房裏濕濕悶悶的空氣，像雞蛋的薄膜，緊密地包裹著她。透不過氣啦……透不過氣啦，心中的不安分細胞在狂叫！剝殼……把栗子肉放進熱水中……剝去樹皮一樣的薄膜……露出嫩黃嫩黃的肉，像蛇脫去了一層皮，她想起楊貴妃沐浴的光景……然後，微笑。

夏天的廚房，熱得難受。虞姬的背，被汗水浸透，汗水順著脊樑，像情人的手指，緩緩地滑下，痒痒的。剝栗子的工序完成了，虞姬吐了長長的一口氣，望著混黃混黃的水，眯起了眼睛，俐落地一倒，衝進水槽，打圈，消失。她的水指被水泡得發白，有不屬於自己的感覺。

「阿姬！」老闆娘扯起公牛一樣的聲音。

「嘿，來啦。」忙亂地擦了擦手，她趕了出來。

「一個雜果西米。要快！」老闆娘斜著眼說。

「嗯。」她一轉身，輕盈地，消失了。

老闆今天不在，所以，她就身兼數職，又是侍應，又是廚師。沒法呀，在這樣的一個家庭式的糖水鋪打工，老闆老闆娘加她，也只有3個人而已。擦了一把汗，自冰箱拿出一鍋西米糖水，勺進碗裏，然後灑上椰漿，用小棒攪三圈，倒進兩匙雜果，放在托盤上，送出去。

「小姐，你的雜果西米。」夜晚的糖水鋪燈光昏暗，也看不清客人的臉。

「虞姬！你不是虞姬嗎？」女人疑惑地問道。虞姬眯起眼睛，藉著昏暗的燈光，細細地打量眼前的女人，長長的頭髮，小而尖的臉，嬌小的身材。「陳紅？」虞姬想起來了。

「哎唷，真是你呀！我注意你好久啦，就不敢認！你在這打工呀？」陳紅拉起尖尖的嗓子。她還是老樣子，虞姬心想。

「是呀，都做了快半年了。」虞姬微笑。

「在這幹活挺辛苦的吧？我現在在二小教書，就你斜對面那啦！諾，這是我男朋友。」陳紅的急性子還是沒變，說起話來一串串的。

「你好！」

「你好！」

老闆娘的眼光像掃描機一樣掃射過來，就算燈光昏暗，虞姬也能感受到那力度與熱度。

「今晚忙呀，改天閑了，再跟你聊哦！」

「好咧！電話聯絡囉。」陳紅斜眼望了望老闆娘。

轉身，一股滄涼。虞姬麻俐地收拾陳紅隔壁的卡座的殘羹剩菜，把碟子疊好，放進手中的托盤，然後三兩下子，一掃一擦就收拾乾淨。老闆娘的灼人目光消失了。轉身，一股滄涼。虞姬消失在廚房的門口。

收鋪的時候，已經是凌晨1點多了，虞姬搞完清潔和老闆娘打了個招呼就離開了。大街一如以往，寂靜。為了安全，她不敢穿小巷回到舊城區，緣著大街，她靜默地走。街上偶而會有一輛摩托車呼嘯而過，剩下的，是，燈光、虞姬的影子。習慣性地，虞姬緣右走，低著頭，看著自己的影子，時而拉長，時而縮短，時而清晰，時而模糊……也只有影子而已。曾幾何時，期待過，有影皆雙，期待過……期待過……今天又碰見同學，唉……難過！能不難過嗎？一起讀書的時候，大家不也都是個樣子的學生？然而，現在，一個是桌上客，一個是桌下工。怨誰？怨誰？她搖了搖頭，翹起尖而小的下巴，望著天上的星，無月，她想起了小時候，那遙遠的童謠：

「一顆星，孤零零，
兩顆星，放光明，
三顆，四顆，五顆星，
照得天上亮晶晶。」

那時候，也是在這樣的一個夏夜，拖著母親的手，快活地唱著……然而，到今天才真正體會到一顆星的孤零零。

漸漸地靠近十字路口，燈光變亮了，空氣變熱了，摩托車來回奔馳，一雙雙慾望的眼睛，發出空洞的光芒。虞姬向周圍掃射了一下，銳利地，馬上見到了母親的手推車。趕上前去：「媽，生意好麼？」母親忙著為客人倒豆漿，只急急地說：「還好啦，你就別來煩我人多了！去！去！去！」揮了揮手，一陣空洞。虞姬也不理會，自個找個小矮凳，坐下。一隻白色的髒兮兮的雜種狗奮力地搖著尾巴，向她奔來，「哦，來仔，來仔！」她一邊肉緊地把頭捂在小狗那雜亂的椰菜頭上，一邊奮力地搖晃牠。她母親於是在旁喝道：「不許你這樣招惹他！」然後神經質地一笑。笑著對狗說：「來仔，餓麼？媽媽給東西你吃哦！」說完，一下子抱起小狗，像女兒一樣肉緊地把頭抵在小狗的頭上，臉上露出溫柔而神經質的笑

容。虞姬坐了一會，就說了：「媽，我回去了。」也不理她母親有沒聽到，轉身就離去了。身後母親說：「回家早點睡呀，別又在那磨磨蹭蹭的！」也不理虞姬有沒聽到，轉身就繼續忙去了。

十字路口，熱鬧依然，一個個眼神空洞的夜貓子，弓著身，踏著無聲的腳步，來回徘徊，不特意為甚麼，也不特意不為甚麼，只是迷失地尋覓，尋覓，再尋覓，在深夜的街燈下。男男女女，睜著睡眠不足的眼睛，或半蹲，或半坐，喝一杯涼茶，抽一支劣質香菸，吃一隻熱辣辣的燒雞翼，打發一個無聊的夏夜……到天微亮……轉身，離去，一股滄涼……

虞姬在十字路口向左轉，沿著大街繼續孤獨地走，身後明亮的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，也只是影子而已。路變得不好走了，漸漸地也不太平坦了，是一條磨損了的水泥路，到處的垃圾與水漬，滿目滄夷，在悶熱的空氣下，散發出水果腐爛的氣味，伴隨著夏夜的風，時而清時而濁……進入舊城區了，一切都彷彿時光倒流，一切都歸於陳舊與沉寂，聽不到人聲了，只有靜靜的夜，與寄居在大路兩旁的樹上的夏蟲的鳴叫。前面就是太平市場了，虞姬深深地吸了口氣，然後，長長地呼出，一聲嘆息。太平市場，這個她小時候就熟悉的地方，小時候，常常拉著母親的手，一塊到那買菜，買她最喜歡吃的肉丸子——手打的潮州肉丸子。多遙遠的事了？竟想不起來了。路邊的樹在昏暗的街燈下，在夏夜的微風中，樹影婆娑，發出沙沙的聲響。虞姬停下了腳步，眼光發直，直直地瞪著「龍秀山冰室」的招牌，古老的冰室，剝脫了的外牆，舊舊的佈滿塵埃的緊閉大門，以一種遠古的語言，輕訴著，在夏夜的微風中……虞姬好想走進去，好想。

在這個夏夜，一切都一如往常，一樣的回家路線，一樣的悶熱，一樣平靜的心情，似

乎並沒甚麼特別，似乎又有點與以往不同。虞姬，默默地轉身，繼續往前走，心中湧動著淡淡的懷舊情懷，以一股煙似的淡默，籠罩上來。多久以前的事了？一家四口，快快活活地在冰室裏吃冰淇淋。那時沙士汽水還很流行，冰室裏最受歡迎的飲品就是冰淇淋汽水，滿是氣泡的汽水上浮著圓圓的冰淇淋，一口喝下去，就像冰塊自嘴巴滑進喉嚨滑進心臟滑進肚子，深入再深入，然後，是透心的冰涼。虞姬的喉嚨動了一下，吞下了一口唾液，似乎已經感到了那股冰涼。回憶，以一種遠距離的形式存在，沉澱下來，堆積再堆積，在發黃的照片中，在凌亂的日記堆裏，在剝落的牆身上，以遺老的姿態靜默著，挪動著，湧現著。

虞姬的家在舊城區的心臟，谷行街43號。很舊的四層式公寓，窄小、昏暗、潮濕。這幢老公寓，年紀比虞姬大，曾經住了她的整個家族，也只是曾經而已。現在，一樓沒住人，放置了三叔三嬸的大冰箱；她家住二樓；三樓是三叔三嬸的舊居；四樓是大伯的故居。在這老公寓裏，人，死的死了，搬的搬了，現在就只剩她一家仍住在這裏。她掏出鑰匙，藉著門口微弱的燈光，把銀灰色的小鑰匙塞進匙孔，嗒的一聲，小鎖頭彈開了，一天又過去了，她心想。用力拉開油漆已略為剝落的銀灰色拉閘，她深深地呼了一口氣，習慣性地。拉了一下右手邊的燈繩子，白晃晃的光閃了幾下，然後，像洩氣的氣球般，熄滅，歸於黑暗。光管的啟動器壞了，唉，又忘了換！虞姬轉身拉上鐵閘，靜靜地站了大概二十秒，讓眼睛適應黑暗。在稀薄的黑暗中，長方形的不鏽鋼大冰箱冷冷地打著轟轟的呼魯，巍巍地震動著。虞姬自它身邊走過，感到地板的震動。踏上斜窄的樓梯，拐了一個彎，就到二樓了。老公寓的設計很怪，樓梯在中間，兩旁是住處，樓梯的左邊是大廳，右邊是廚房與房間，兩邊又分別用鐵門鎖著，看起來像是有兩戶，實際上是一戶。

拉開鐵門，傻咪拖著肥胖的身體，擺動著白色彈子般的尾巴，傻頭傻腦的衝上來。「咪咪！」虞姬一把抱住傻咪，用臉奮力抵住它的頭，神經質地磨蹭著。「等姊姊換了衣服，再抱你哦！」大廳的前端分出了一間小房，小房上面再有一個閣樓，閣樓與小房並不相通。虞姬的妹妹睡閣樓下面，虞姬睡閣樓。她拉開鋁合金「趟門」，閃身進去，快速把汗濕的衣服脫下，換上在家穿的舊衣。一陣清爽，布料已揉熟了的舊衣服，穿起來總是特別貼心。換完衣服，她走去廚房那邊，傻咪擺著尾巴一步一步地跟著她，她蹲在洗澡間的門檻上，扭大水龍頭，用手掌盛水，一把一把的往臉上潑，一股清涼再一股清涼，水滴自臉上流下來，小蟲般滑進她的胸口，身體的溫度下降了一點。傻咪也蹲在門檻上，抬起被長毛蓋住了的眼睛，傻傻的望著她，伸出它柔軟的粉紅舌頭，舔了虞姬濕淋淋的臉一把。虞姬微笑著用濕淋淋的手揉揉了傻咪的頭，起身，走過客廳那邊去了。

虞姬的父親窩在沙發下的地板上，沒開燈，燃著一支煙，兩眼也沒看電視，只是坐在那裏任由電視的聲浪響著，電視熒屏的光，一陣一陣地自他的臉上掠過。虞姬叫了一聲：「阿豬，坐在那幹嘛？」然後拿起電視遙控，轉台，翡翠台。「沒甚麼呀，在歌涼。」父親長長地吐了一口煙，再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煙頭火紅紅地燒得更旺了。客廳的風扇在悶熱的空氣中不緊不慢地搖動，一陣陣風緩緩地滑過，帶著悶熱。虞姬一屁股坐下，「甚麼鬼天氣，熱死了。」「心靜自然涼。」父親接口道，又緩緩地吐了一口煙。虞姬眯起眼睛，望著黑暗中的父親，藉著電視熒屏的光。微禿的頭，頭髮油油地在光線下閃亮，左邊的頭髮被強迫地、不自然地梳向右邊——為了遮蓋禿頭，其中有一縷掉落在左邊，長長地垂在耳邊。父親甚麼時候有如此的老態了呢？虞姬心想。

風扇依然以其獨特的節奏轉動，父親的煙頭依然紅紅的燒得很旺，電視聲浪依然自得其樂地喧鬧。虞姬半挨著沙發，閉上了眼睛。嗨，父親也年輕過，也有過意氣風發的日子，那時候，靜常說「每次見到你爸，他總是打著領帶，穿著皮鞋。你媽就總是把她那肥大的屁股坐在小凳子上。」那時候，是呀那時候，家裏還算富有，父親做裝修生意，混得還不錯，天天領帶皮鞋，母親則安坐家中做家庭主婦，養著肥大的屁股。現在，父親不再體面，母親拋頭露面，早已沒了領帶皮鞋，也沒了肥大屁股。虞姬睜開眼睛瞟了父親一眼，又閉上。誰叫他養情婦，不理生意，結果招牌做壞了，家庭破裂了，自作孽不可活！她恨，她恨父親，是父親，令她本來具有的一切全失去：幸福的家庭，寬裕的生活，良好的教育。她恨，她恨呀！現在，這算個甚麼？算個甚麼生活？母親賣涼茶，妹妹出外打工，自己捧托盤，父親不務正業。賤呀！難活呀！她摸了摸自己的左腕，那疤痕微凸，心下一緊，它，是永遠會在那的了。想不到死不了，那次，吃了一瓶的「安定」，再用剪刀割腕，雙料齊下，就像一場夢，不過醒時，身處醫院而已。剩下的只有那濃烈的消毒藥水味，慘白的床單以及家人哭喪的臉。

虞姬的意識慢慢地膠著，沉滯，以至於混沌……怎麼四面都是牆？虞姬抬頭望了望，高牆上的天空，蔚藍，澄淨，她眯起了眼睛，想飛，但沒有翅膀。牆似乎在移動，慢慢地向她靠近，頭頂的天空越來越窄，她，想飛，但沒有翅膀。牆外傳來了電話鈴聲，虞姬傾耳細聽……醒來。四周一片黑暗，只有電視熒屏的光，安靜，鈴聲停止，父親早已離去。虞姬扭扭歪歪酸了的脖子，心想，會是誰呢？這麼夜？電話又再響起，在寂靜的夜，似乎特別淒厲動人。

「喂？」虞姬拿起話筒，電話旁邊的電視仍在喧鬧。

「喂！」

「靜嗎？」虞姬提高了聲音。

「對呀，是我。」靜那邊很靜，虞姬可以感覺到那邊的空氣的流動。

「好開心哦，你打電話給我。」虞姬的嘴角泛起笑意。

「又睡著看電視呀！」靜拖著疲倦的聲音，懶懶的問道。

「嘻！瞞不過你！」虞姬捏了捏睡酸的脖子。

「我過幾天回來哦！」

「真的，太好了！我們又可以一塊睡，一塊聊天了！」虞姬嘴角的笑意更濃了。就這一個好知己呀，她回來能不高興？

「是呀，好想見見你！最近我都在忙著考試，累死了！你還好吧？」

「還能怎樣呢？也是那樣捧托盤過日子囉！」

「嗯，慢慢來，總有出頭的一天啦！」靜的聲音更緩慢了，似乎在夢中囁語般。

「你很累了吧，這聲音？」

「等著給你打電話，等的都快睡著了，呵呵！」

靜的聲音精神了一點。

「那麼你早點睡，回來再聊啦，長途話費貴呀！」

「嗯，我月底回來，到時再聯絡你。」

「好的，拜！」

「拜！」

嘟……嘟……嘟……靜掛了電話，虞姬抓著話筒，心中一陣落寞。靜，是一個幸運的女孩，漂亮，自信，出色，永遠招人注目，永遠不落人後。想起這點，虞姬心中就有點不是味兒，但也只是很短暫的不是味兒。她快回來了，為誰而回來呢？是她的舊情人吧！那個小白臉！虞姬心中更不是味兒了。心中有一點忌妒甚麼的，也說不上忌妒，也許是羨慕甚麼的，又說不上羨慕。她才不要這樣的小白臉，哼！虞姬內心很矛盾，每次面對靜，她都會有這樣的感覺，她討厭自己有這樣的感覺，又無法壓抑這種感覺。家裏的老吊鐘噹……噹……噹……敲了三下，夜了，虞姬趕緊放下話筒，

匆匆趕過對面的澡間洗澡。媽也快收鋪回來啦，洗完澡還要幫忙她搬東西哩！

虞姬在客廳擦著頭髮的時候，遠遠的聽到了母親車子的鈴鐺的聲響，傻咪忽然豎起耳朵，衝向門口，鼻子發出嗯嗯的聲響，愉快的搖著尾巴，圍著樓梯口直打轉，眼睛直盯著樓梯，又不敢下去，只對著虞姬汪汪的叫，然後又發出嗯嗯的聲響，仍舊圍著樓梯口打轉，愉快地搖著尾巴。看見它那又膽小，又心急的樣子，虞姬忍不住笑出聲來。「傻咪，來，姊姊帶你下去哦！」剛說完，來仔已一股箭似地衝進屋裏來了，對著虞姬直搖尾巴。而傻咪則仍圍著樓梯口打轉，汪汪的對著虞姬叫。虞姬頓了一下，神經質地揉了揉來仔的椰菜頭，然後走過去，抱起傻咪，走下樓梯。「媽，我來幫你！」虞姬放下傻咪，說道。「哎唷，咪咪，我的心肝，過來這邊啊！」母親抱起了小狗，虞姬抬起了箱子，母親抵住了小狗的頭，虞姬走上陡而窄的樓梯。

搬好了東西，虞姬躺在自己的小閣樓裏，又想起了靜，翻來覆去的睡不著，記憶就像流水，鬧也鬧不住了。

回憶，就像是一杯汁濃而少的功夫茶，入口苦而後甘醇，齒頰留香，餘味無窮。虞姬直挺挺地躺在閣樓上，睜開乾澀的雙眼，藉著稀薄的黑暗，定定地望著天花板。希望在那裏找到安眠的良藥，徒勞！她又轉了個身，望向客廳，再望向客廳的窗，再望向窗外的街，街燈昏暗，偶爾一隻貓爬上屋頂，一輛摩托車呼嘯而過……除此以外，是夜與回憶。與靜一起成長，一起捧著星座書指著處女座問父親甚麼是處女，一起發現第一次的月經來潮，一起第一次為自己買胸圍，一起討論暗戀的男孩，一起漫步於河堤，一起畫漫畫，一起看書，一起第一次合作拼好五百張的拼圖，一起……直到，靜的離開，1996年10月靜離開了龍門。第二年，虞姬綴學。人生就那麼戲劇性地整個扭轉

了，好友的離去，家庭的變故，自己的成長……一下子，就像被浪花覆蓋過去似地，濕淋淋地，打著冷顫，抬頭所望的，是無垠的天，低頭所見的，是無際的海，望不見燈塔，找不到方向。然後，迷迷糊糊間，吞下了整瓶的安定，狠狠的向手腕割下去……生命其實就是那麼一回事，無聲無息的來，無聲無息的去，不特為甚麼，也不特意不為甚麼。虞姬眯起了乾澀的眼睛，嘴角泛起笑意，死不了，竟然死不了，算哪回子的事呢？她的淚水，像冰涼的蚯蚓，爬過臉，滑向嘴角，流入頸項，湧上心頭。這杯茶，真苦！窗外，已經傳來小販的開舖的聲音，天微亮，淚漸涼。

一夜的無眠，虞姬眼底發黑，膚色暗啞，看著鏡中的自己，她無奈的笑了。日夜顛倒的生活，人怎能精神？就像開過的花，再無法回到含苞待放的時候了。細細畫好眉，抹上胭脂，塗上口紅，虞姬再靜靜地注視自己，人工的美，嬌媚地對自己微笑，新的一天便又開始了。

這天，舖子所有的一切都循著自己的軌道，慢慢地走，下午，人少。虞姬坐在樓下的卡座裏發呆，聽著那早已厭倦了的音樂，隨意地玩弄著老闆女兒的撲克，給自己占一卦，擺起陣來，小凶。皺眉，微笑，有客到。收起撲克，虞姬的目光轉向門口，近視眼被門外的陽光刺著，只看到自門口進來的兩個人影，情侶。一如往常，她走過去——他們坐的卡座，一如往常，說：

「喝些甚麼？」

然後，喉嚨梗著，無法發音，同時，發現自己的手，不受控制地顫抖……是他，世界怎麼這麼小？男人抬起頭來，

「來個……」

話語中斷，沉默，空氣忽然陷入了一種凝結的狀態，就像冰箱裏綠色的檸檬果凍，既酸又冰，讓沒防備的牙齒毫無防備的酸痛。深呼吸……虞姬把目光轉向女人，扯開職業式的笑

容：

「小姐，喝些甚麼？」

女人樣貌平凡，扎著馬尾，膚色不白，瘦。虞姬心裏一頓，比不上我。

「喂，喝些甚麼呢？」

女人問男人。討厭，虞姬心想，沒用的女人，連喝甚麼都要向男人請示麼？男人沒出聲，眼光仍留在虞姬身上。

「不如，薄荷檸樂吧，這樣熱的天氣，正好解渴！」

虞姬以職業式笑容，職業性地問。女人發現男人的眼光放在虞姬身上，不經意地問：

「你們認識？」

男人正想開口，虞姬已馬上說：

「不認識！」

然後急急拋下一句：

「想好了再叫我哦！」

轉身進入廚房。一臉的冰涼，嘴角泛著淚水的鹹味，虞姬緊緊地抓住自己的胸口，讓痛楚肆虐。用三分鐘的時間，虞姬令自己平靜下來，擦乾眼淚，高貴地抬起頭，走出廚房。他已離去。舖子又再循著自己的軌道，慢慢地走，空氣也恢復了平常的密度，繼續流動，音樂流轉，虞姬的手又再擺弄起撲克，再給自己算一卦。

愛情，是有保存期限的。虞姬明白這個，初戀，其實就像夢一場，夢醒了，一切也就完了。遺留的感覺，就像被喝乾烈酒的酒杯——空洞。也許，偶而會遇見他，然後識趣的選擇性形同陌路，在特定的時空，特定的氛圍，像今天。她的手指滑過撲克，眼光離迷，心中似乎在重新衡量些甚麼。

收舖的時候，他來了，對虞姬而言，這毫不意外。她知道，他與她一樣，都無法忘記過去的夢，瑰色的愛情夢。當這場夢飄然而去，在時光的洗禮下，以緩慢的速度，逐步退色時，他與她，或積極或消極，都刻意保存色彩。想不到，分手後的第一次相遇，會是這樣

的情形。他與她一同向十字路口的方向走去，無言，似乎都在等待沉默的空氣消融，以一種最自然的方式逐漸消融，就像冰，在溫暖的空氣中——消融。在沉默中，路燈依然，晚風依然。在漫步中，他與她的磁場相遇了，然後蕩開。

「在這工作多久了？」他問。

「也有半年多了。」她低頭看自己的腳。

「哦！」他無可無不可的回應。

「甚麼時候回來的呢？」她抬起頭看向遠處的街燈，那街燈一明一滅，然後熄滅了。

「也是剛回來的，趁著假期。」他抬起頭望著她，仔細地打量，不希望遺漏些甚麼。瘦削的瓜子臉，高高翹起的鼻子，微向前傾的下巴，燈光照射下的蜜糖色皮膚。

虞姬低頭看路，他們的影子，在燈光下，拉得長長的，像黑色的綢緞，神秘而蠱惑。兩個影子逐漸靠近，然後相依在一起，虞姬依然低頭看路，她怕，一抬頭，一切都消失掉，散了，盡了，完了。黑色的影子時而長時而短，時而左時而右，飄忽不定，如幽靈般，像他們的感情，只能在影子裏生存的感情，依附於燈光，依附於形體，依附於地面，無法獨立存在，一切都在依附當中。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，只消嘆一口氣，就把那蠱惑的影子吹散了，分開了，沒了。夏夜的風緩緩吹過來，悶熱悶熱的，虞姬的手心有點發癢，微微伸展她的無名指，指頭輕輕的，抖了一下，像窩牛的觸角般地，怯弱地，試探般地，抖了一下；像蜻蜓在平靜的湖面偶而降落，然後，離去，留下蕩開了的水紋，在他的心田蕩開……忽然，一塊石頭猛然投進湖面，他緊緊抓住了她的手。

逝去的愛情，就像一件穿了很久的舊衣服，布料上有著歲月的摺痕，每一道摺痕都那麼貼心，都順著自己身軀的曲線，或凹或凸，而揉熟了的布料，漫漫散發出一股熟悉的味

道。虞姬，躺在酒店偌大的雙人床上，眼神離迷地望向房間的落地窗，窗上的景緻是那般的具有一股不可思議的美與神奇。她燃起一支煙，不為吸，只為看煙霧瀰漫，輕輕地吐了一個煙圈再一個煙圈再一個煙圈。煙霧瀰漫，透過煙霧，落地窗，朦朧地反映著房裏的光景，白色的床單裹著她與他，床單的摺紋宿命式地扭曲，窗上的自己，燃起一支煙，頭髮凌亂，眼神迷離，在窗外燈光的映襯下，更顯示出一種虛幻的飄邈感，是在夢中嗎？然而窗外的景色又那樣真實，窗外的河堤兩岸整齊排列著發著橙光的燈柱，燈光罩著河堤旁的楊柳，又照著窗上的虞姬。

他轉了個身，扯動了白色的床單，床單自她的身上滑下，露出了她的乳房，她看見了，自玻璃窗上。她又吐了一個煙圈，想起電影《畫魂》，鞏利在鏡子前脫下了衣服，鏡子是她渾圓流麗的身體，她執起畫筆，讓那份流麗成為永恆。虞姬換了左手拿煙，然後用拿煙的手半支撐著身體，凝視著他，她曾經最愛的人，她用食指，輕輕的滑過他的臉，撥弄他的頭髮，他睡得很熟，她就這樣凝視著他，冷氣機轟轟地響，手中的煙緩緩地冒……虞姬慵懶地把煙摀熄，隨手拿起床頭櫃上的鉛筆，扯下牆上的日曆紙，坐在床上，望著玻璃窗上的影像，這時，房間裏只有鉛筆磨紙的聲音與冷氣機的轟隆聲與寂靜。

她給自己放了個假，向老闆撒了個謊，然後背著畫板，用一天的時間走遍龍門，她由谷行街出發，走到沙井圍，穿進那小小的曲曲的巷子，用食指滑過那被劃花了的斑斕的白牆，拐了個彎，再拐了個彎，就有人家，一個婦女正坐在老舊的門口奶孩子，婦女的乳房雪白的，門檻上的油漆斑落的，地上的石板路光滑的。她跟婦女打了個招呼，婦女點點頭，於是她就這樣坐在石板路上，用鉛筆，沙沙地畫起來。她又繼續往前走，來到了七星坡，仰望陡峭的斜坡。她的視線落在，斜坡旁屋頂開花的

老屋子上，發了一陣呆，然後就站在斜坡下，沙沙的畫起來。她再往前走，走到了棉織廠……一小……香廠……龍中……河堤……人民醫院……竹園巷……信用社……龍珠廣場……走了停，停了畫。這就像是一股慾望，無法壓抑的慾望，就像在母雞酷熱肚子下的雞蛋裏的小雞，努力著，掙扎著，要麼生，要麼死，突破黑暗與窒息！要釋放這股蠢動的慾望，虞姬不停地畫，以一種宗教式的虔誠，就讓一切在畫卷裏消融，就讓一切在鉛筆下灰飛煙滅。她累了，於是躺在龍珠廣場的綠草地上，閉上自己的眼睛，聆聽那種只屬於黃昏的寧靜，她聽見河水的流動，夏蟲的鳴叫，以及，地底脈搏的震動，然後想，這就是生命！

時間過了多久了？嗯，她不大清楚，她只覺得自己很輕很輕，就像，羽毛，一陣夏風吹來了，她蕩起了，飛揚了，她輕輕的唱「假如我是一片羽毛，翩翩的在半空裏遊遨，我一定認清我的方向——飛揚，飛揚，飛揚，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。不去那冷漠的幽谷，不去那淒清的山麓，也不上荒街去惆悵——」虞姬睜開了眼，晚霞是她的衣裳，纏綿地包裹著她，她轉了個身，望著龍新公路那邊的夕陽，紅紅的太陽，在朦朧朦朧的雲霧之間，在欲露不露之間，在存在與消亡之間，在生與死之間，以血紅的色彩，把她最後的濃艷與風華潑向大地，然後，寂滅了，消亡了，然後，是出奇的寧靜與平和。

在中心市場關閉之前，虞姬到那買了一斤炭，夏天，她以為會買不到，然而，竟然有人賣。一個背已彎的老太婆，在中心市場後門的地攤，擺出自己燒的炭，低著頭，打瞌睡，就像一個，疲累的巫婆。死亡的使者，虞姬心想。匆匆付了錢，離去。回到家，天已發黑了，吊鐘緩慢而沉重地盪漾，她放下畫板，坐在客廳裏，傻咪，自沙發底下走出來，親熱地挨著她，她無心理會，耳朵，嗡嗡地響，眼前是一片雪花，電視沒信號時的那種雪花，死亡

的前奏曲。她努力地集中精神，定了一定，然後站起來，拎著炭，走上四樓大伯的故居。

自四樓下來的時候，她聽到父親炒菜的聲音，自樓梯遠遠傳來，於是她對著樓梯中間的洞，往下喊：

「阿豬，吃甚麼菜呀！我都餓得發昏了。」

沒有回應。她急急地趕下去，眼前又是一片雪花，她定了定，繼續趕下去。

「死阿豬，幹嘛不應我？」

「哦？聽不到呀！」

她的父親搭拉著件白色的舊背心，回頭對她說，然後又繼續炒菜。

「要我幫忙嗎？」

「鹽好像放得不夠。」父親答非所問。

虞姬就這樣歪在廚房的門口，看著父親忙來忙去，整間廚房都充滿油煙，不知何時傻咪挨著虞姬，也這樣站在廚房門口。時間好像就那樣永恆靜止了，直到她母親和來仔自五樓天台走下來。

「站在這幹嘛？阻塞交通！」母親瞪了她一眼，來仔親熱地搖著尾巴。

「我喜歡呀！要你管！」虞姬說完，就走過客廳那邊去，傻咪和來仔也跟著過去了。

「喝杯涼茶啦，天氣那麼燥熱……。」母親邊走邊對虞姬喊。

客廳裏，虞姬只顧揉來仔的椰菜頭，也不回應。母親也繼續上天台準備她夜晚賣的涼茶，也不理虞姬有沒有回應。走廊裏，樓梯間中，又只剩下父親炒菜的聲音。

夜深人靜的時候，虞姬扭開檯燈，弓著身子，坐在小閣樓裏，趴在小皮夾上，寫遺書。

王靜：

看到這封信的時候，我想我已經離開了。我知道你一定會怪我，為甚麼不等你回來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如何讓你理解，我只想說，我活膩了。這樣的人生我活膩了，每天上班，下班，吃飯，睡覺，重重覆覆，重重覆覆，為了

這張嘴，勞勞役役，永無休止。你能理解嗎？我的那種厭煩！也罷！

生，不過因為，仍有所依附；死，不過脫離依附。就像是，蛇脫掉了一層皮，蟬退去了一張殼，所不同的是，沒有了新生，嗨，誰知道有沒新生呢？上帝呀，佛呀，真主呀，觀音呀，諸神現身……愛情呀，親情呀，友情呀，諸情告退……超越……死，在我而言，是一種對生的超越，不戀了，不要了，捨棄了，跳脫了，一切歸於無，合於大道，以腐朽的軀體，參天地之化育，死翹翹！

聽過王菲那首〈夜妝〉嗎？

「風吹動那月光 夜初上濃妝
點紅唇 管何年髮成霜
我有我的瘋狂 廢墟成天堂
曾幾度過往，不怕山遠水長，
誰把往事思量 笑時淚半行
……

多少空想 渴望

……

要為所欲為 才無恙

我瞭如指掌 輕看人間風浪」

虞姬

2003年11月23日

虞姬摺好書信，把它夾在自己的日記本上，那是一本有鎖的日記本，磨沙質感的封面，以黑色為底，然後是一大叢一大叢的玫瑰，紛紛擾擾，轟轟烈烈地潑灑它們的艷麗，濃烈妖艷如 Anna Sui。她愛，那種毫不虛偽的炫耀，炫耀美，炫耀華麗。就讓廢墟成天堂。

自小閣樓下來，她在閣樓下妹妹的小房間裏，緩慢地化妝，以米蘭昆德拉式的慢，虞姬把頭髮夾起來，細細凝視鏡中的自己，有點發

黃的臉，尖小的下巴，有點浮腫的臉，惘然的眼神。把爽膚水，乳液，濕粉，遮瑕膏，乾粉，眉筆，眉粉，眼影，眼線筆，胭脂，脣膏，唇彩整齊地排列好。燃起玫瑰味的泰國香，煙霧瀰漫……直衝嗅覺神經……暈暈昏昏的感覺，如在雲端。

抹上爽膚水……塗上乳液……等待30秒……上濕粉……遮瑕膏，鏡中，是虞姬一張完全發白的臉，她，想起日本藝妓，沒有瑕疵，沒有表情。刷上乾粉……眉粉……描眉……上眼影……畫眼線，妖艷！虞姬歪著頭，好一對深邃大眼，偽裝！胭脂……脣膏……唇彩，鏡中人，美麗如斯，水凌如斯，是誰？她，燃起一支煙，用一生的時間……

「有一種蠢蠢欲動的味道 讓我忍不住把你燃燒……

花非花的情調

心痴叫我無處可逃 戒不掉

霧非霧的線條 夢想顛倒

夢幻還是聞到

泡影還是看到

滿足指縫一時的無聊 變成脈搏跳動的倚靠

吻著你 就忘了煩惱 你變成煩惱 想不到

……

放下你 假裝拈花微笑

……」

虞姬把大量的「安定」和水喝了。摀熄了煙頭。房中的泰國煙繼續地冒……虞姬踏上狹窄的樓梯……化妝品依然整齊地排列……虞姬走進了大伯的故居……屋頂上的野貓在叫……虞姬閉緊了門……街上的摩托車呼嘯而過……虞姬關嚴了窗。

大伯的故居，空洞。虞姬打量四周，古舊的紅木家具，為了防塵，都用白布蓋上了，白布上是厚厚的塵埃，地上清晰地留下虞姬的腳印。屋子散發出老老舊舊的霉味，身處其中，

有一種遺老的感覺。在這樣的一個空間裏，就像與世界完全分隔，她想起村上春樹的海豚賓館，想起那不為人知的那一層，想起那無邊無際、撲頭蓋臉而來的濃重黑暗，人身處其中，思想就像是掉進芝麻糊裏的螞蟻般，無法動彈。機械化地，她戴上準備好的手套，小心的把炭放進生前大伯用作取暖的舊銅盤裏。然後，點燃炭火，掀開紅木長椅的白布，躺下，她閉上眼睛，炭火燒得很旺，釋放出引導死亡的氣體，淡紫色的煙靄。虞姬很快進入了睡眠狀態……昏昏沉沉地動彈不得，呼吸有點沉滯，一度停頓了，然後又繼續，她夢見自己在一個充滿黑暗的空間，黑暗在那裏以不同層次不同密度存在，在黑暗濃度最高的地方，她感覺到漩渦，並陷入其中，就像掉進攪拌器的水果，身不由己地旋轉、旋轉、再旋轉……忽然，一道強光射進來，一陣暈眩，虞姬睜開眼睛，陽光刺眼，再一陣暈眩，她吐出一股穢物。她用了三十秒的時間定了定神，望了望銅盤，裏頭是灰白色的灰燼。她挪動了一下四肢，有麻痺的感覺，生命依然存在。又一次的死不了。虞姬拖著輕浮的腳步，慢慢地走下樓梯。若無其事地，卸妝，洗臉，洗澡，然後，上班。

沉重的軀殼無法用稀薄的靈魂支撐，虞姬的腳步輕浮，在家門口看見陽光，刺眼，眼前發黑。定了一定神，轉右，沿著谷行街，走，轉左，穿入賣蘿街，看見兩旁老式的兩層房子，下層水泥建的，上層木板搭的。靜說，上層的木板很不結實，踩上去，凹下來，有一種身處半空隨時會掉下來的感覺。虞姬當時不明白，現在，她明白了，怎麼她踩在水泥地上也有這種感覺？靜說，那年她母親到香港探親，於是，把她托付給住在賣蘿街的謝姨。她說，樓上很黑，木板很搖，床很大。她說，她就這樣和謝姨謝姨老公謝姨兒子睡在大木床上。她說，她很擔心會整張床掉下樓下，連同謝姨謝姨老公謝姨兒子，她，好怕。虞姬，不怕，地怎麼軟綿綿的？好像踩在棉花糖上，好像地殼

任何時候都會陷下去的樣子。虞姬，不怕，世界怎麼有點扭曲？太陽在無限擴張，人在無限縮小。虞姬，不怕，怎麼想吐？看見一隻野貓，黑色的；看見自己吐出來的穢物，血紅的，是幻覺？管他！

看見「煉記」那小小的門口，虞姬打起精神，靈魂以時速90公里，迅速回歸軀殼，這個速度，靜說，可以45分鐘就由龍門到達永漢。靜說，父親的摩托車像一陣風，她就像繫在車上的羽毛，粉紅色的羽毛，那一年她有一件粉紅色毛毛大衣，粉紅色的羽毛隨風而飛。虞姬也想要這樣的一個父親，像風一樣，帶她到處飛揚。靜說，父親很狠，對愛情，所以毫不猶豫的拋棄母親，以一種近於騙子的手法。她說，在這一點，她深得父親的遺傳。她說，她一出生就是一種罪的標誌，如果她是男子，命運可能改寫。她說，她有魔鬼的尖耳朵，雪白剔透，專為誘惑男人而用。男人喜歡吻她的耳朵，因為，那地方與她的陰蒂相連，激情，熱汗，衝擊，嘆息，幻滅，消失，全繫於一線。

進入「煉記」，昏暗，虞姬想起黃碧雲，想起西班牙吉普賽舞孃住的洞，在那個洞裏，沒有燈光，只有蠟燭，沒有音樂，只有身體，不停地舞，用一生的時間。想起村上春樹，想起洋人，舞吧，按著脈搏的跳動，踏著沉重的步履，舞舞舞。不特為甚麼，也不特意不為甚麼。生活，就是這樣，聽見音樂了，就不得不舞動。來到工作的場所了，就不得不工作。如此而已。

今天，店子似乎特別多人，天氣熱的原因吧。虞姬不停地忙裏忙外，送飲品，拿小食，打招呼，雖然有冷氣，背心的汗仍像蚯蚓般地滑動，重複再重複，永無休止。門再次被打開，陽光射進來，虞姬的近視眼眯成了一條縫，一個直髮女子，穿著一條柯德麗夏萍年代的印花傘裙，一件簡單的綠上衣，很素雅的感覺，

不像本地人。虞姬瞄了一眼，女子在最靠近門的卡座上坐下，低頭看菜單，頭髮很直很長，遮住了臉。樓上有人叫東西，虞姬踏上樓梯，直髮女子抬起了頭，帶著若有所思的笑容，她的頭髮挽起在耳背，有著一對魔鬼的尖耳朵，雪白剔透。虞姬下來了，匆忙地走進廚房，直髮女子，招手，老闆走了過去，她要了一碗山西黑糯米糖水。……女子再要了一杯薄荷檸樂……再要了一個手撕魷魚……再要了一個紅燒鰻魚。虞姬與她始終沒打照面，每次她叫東西，都是虞姬在樓上或廚房的時候。虞姬覺得，直髮女子似乎刻意與她保持一種平行線的狀態，相互並存，而又不相干擾。虞姬覺得不可思議，覺得與她竟有一種默契，互不干擾的默契，並行的平行線。虞姬的眼光不時瞄向那女子，她的近視眼讓一切都存在距離，三尺之外，她無法看清人的面孔。

女子向虞姬走過去，虞姬眯著眼睛，女子的形象由模糊到清晰。距離是一條冰得冷冷的冰條，在炎熱的空氣中，緩緩地冒著白霧，讓一切失去實在感，距離拉近了，是冰條的溶化，是一攤化開了的水，不再是遙不可及，不再是非實在，無煙也無霧，只是一攤水，平庸，卻令人安心。虞姬眯著的眼隨著距離的拉近逐漸拉闊，嘴角的紋理也拉闊了，再拉闊，是笑容。

「原來是你。」

「不是我，又是誰？」

「的確，不是你，又是誰？」

靜在哭泣，在矮矮的黑白條紋天花板下，蜷縮在沙發上，虞姬的眼定定地看著沙發上被早已死掉的貓劃破的把手，電視機在沒完沒了地喧鬧，風扇發出快要掛單的機器蠕動聲，光線很重，黑暗很濃，空氣流動，人失重……渴望的心情與失落的心情，同樣來得強烈，有掉進水裏，無法自救的感覺，那麼就沉淪，沉淪的痛苦，是一種幸福的痛，吞下可以讓乾涸變海的淚水，體味最痛，最苦，最無力……然

後，離去。

「終於分開了，你們。」虞姬的視線依然專注在帶有過去痕跡的沙發把手上。靜的哭泣，調子深沉，是罐頭裏的夜鶯，亡命歌唱。被壓縮的感情，被扭曲的悲傷，誰又在意？虞姬的思緒，是巴士上的沙甸魚，緊，擠，痛。她燃起一支煙，發現自己的手在發抖，很想緊

緊地抱住靜，像相纏的蛇，卻換成緊緊地扣住了煙，直到灼傷的疼，刺心而來……

「分開了，我和他無法繼續。」靜的眼睛直直地望著電視螢幕，哭泣，是罐頭裏窒息死掉的夜鶯。

沉默，是一張網，緊緊扣住了靜與虞姬。

完成於 2004 年 1 月 17 日晨 12 : 33

